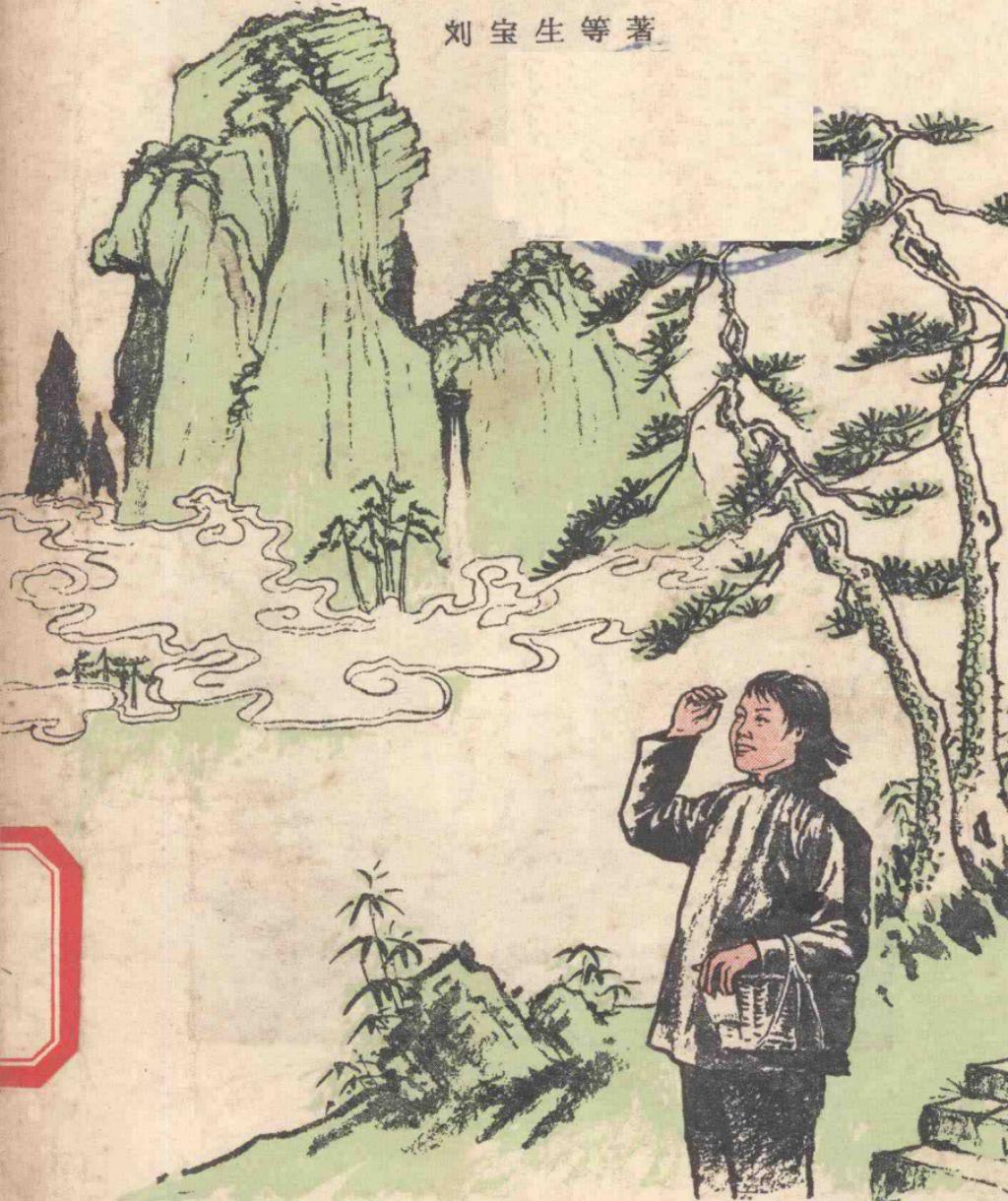


革命故事

红色的女兒

刘宝生等著



革命故事

紅色的女兒

劉寶生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六篇革命故事。這六篇革命故事，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黨領導下的浙南地區的勞動婦女，是怎樣在反動勢力的重重壓迫下鬥爭過來的。為了革命事業，為了全人類的解放，她們不怕千辛萬苦，冒着生命的危險，為黨傳遞信件，搜集情報，掩護革命者；她們忍受着敵人的種種酷刑，忍受着敵人燒殺政策所帶來的無比痛苦，英勇頑強、不屈不撓地和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為了保守黨的秘密，她們有的把自己的舌頭剪破，有的光榮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這些可歌可泣的光輝事迹，永遠是鼓舞和鞭策我們前進的力量！

紅 色 的 女 兒

劉寶生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浙江省新華書店發行



开本767×1092耗 1/32 印张 1 15/16 字数 45000

1959年5月 第一版

195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0

統一書號：T 10103·206

定 价：(5)一角四分

出版者的話

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鬥爭。在那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中，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故事，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優秀兒女，在戰場上、在地下工作鬥爭中、在敵人的監獄里、法庭上、在劊子手的屠刀下，不屈不撓、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和熱愛人民，無限忠誠于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這些光輝燦爛的業績，過去，現在，將來，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為此，我們決定編輯、出版這套“革命故事”叢書。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另一方面是激励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

編輯、出版革命回憶錄，有著重大的意義，不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而且也是丰富我們黨史的寶庫的重要史料，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但是，收集、整理、編輯、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故事，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不行的。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提供線索，多多寫稿，共同把這套有著重大意義的叢書搞好。

目 录

青明均里一大嫂.....	刘宝生 白建华	1
苏莫的故事.....	刘宝生 梁振明	12
刘嬷嬷.....	林志东講	22
紅軍媽媽林福媛.....	呂礼进	28
一个紅軍的妻子.....	郑立于	34
不屈的潘香鳳.....		44

清明坳里一大嫂

刘宝生 白建华

浙南泰顺县西北一帶，群峯插云，山山相連。山上長滿了茂密的杉樹、毛竹和油茶，冬夏常青，綠蔭蔽日。在那西山的半山腰里，有几間簡陋的茅屋。山脚下有一條小溪，彎弯曲曲地流向東方，夜深人靜的時候，側耳細聽，丁丁東東的流水聲，比動人的絲弦還好聽。這地方就是清明坳。然而，這樣美丽的地方，在舊社會里，農民儘管一年到頭辛勤地勞動着，過的仍然是“火籠當棉襖，火箋當燈草，番薯絲吃不飽”的苦日子。

二十多年前，中國共產黨就在这塊美丽的地方，點燃了革命的火種。從此，這個平靜的山坳沸騰起來了。

在那嚴酷的革命鬥爭中，真是英雄輩出，有勇敢機智的老交通員蘇君忠〔注一〕，舍己為人的蘇英〔注二〕，大義滅親的何大娘〔注三〕等，他們的光榮事迹都應當大書特書，廣為傳揚，讓後人學習。今天，這裡也來講一講吳細妹同志的英勇事迹。

〔注一〕蘇君忠的英勇事迹，見本社出版的另一本革命故事“老交通員”一書中的“老交通員”一文。

〔注二〕蘇英的英勇事迹，見本書另一篇文章“蘇英的故事”。

〔注三〕何大娘的英勇事迹，見本社出版的另一本革命故事“和赤色群众在一起”一書中的“她為什麼毒死自己的兒子”一文。

童 年

吳細妹今年五十岁了，中等身材，寬眉大眼，胖胖的臉上已經有了几道皺紋。她臉上時常露出笑容，好象她从来也不知道人世間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但这是現在的情形。如果講到解放前，那么，她也可說是在苦水里長大的，她所遭遇到的苦难，真是“一言難盡”呀！

吳細妹从小生長在一个貧农的家庭里，父亲給地主做了一輩子長工。吳細妹在出嫁前，沒有穿过一双袜子，也沒有穿过一件棉襖。是天气不冷嗎？不是的，这里天气虽然比較暖和，但冬天还是很冷。地主老爷早已穿上了棉衣棉鞋，長袍馬褂。穷苦人家仍旧赤着脚，穿着單衣，兩腿夾个火籠，一天到晚跟着太阳轉。吳細妹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她的父亲做牛做馬苦了一生，就時常給孩子講自己这一生的痛苦遭遇，希望孩兒長大了能爭口气。这本說不完訴不尽的血泪史，就在吳細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对旧社会极度仇視的种子。

吳細妹十五岁那年，由于家庭經濟困难，父亲就含着眼泪把她嫁出去了。細妹的丈夫倒是个勤勞的小伙子，小兩口很恩愛，一块兒租种着地主的几亩土地，夜以繼日地劳动着。然而，在旧社会里尽管你起早熬夜地干着，也一样吃不饱穿不暖。什么时候穷人才能苦出头呢？这个問題一直在吳細妹的腦海里繁回着。正是：今年盼望来年好，来年还是一件破棉襖。

参加革命活动

1934年春天，党派郑丹甫、任曼君、陈潭等同志到这里来进行革命活动。

一天，吳細妹問陳輝同志道：

“陳同志，窮人為什麼這樣苦呀？什麼時候才能出頭呢？”

陳輝同志回答道：“窮人要出頭，必須團結起來，和反動派進行鬥爭，推翻了反動統治，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

細妹聽了後，覺得很有道理。以後，細妹就時常問這問那，許多革命道理把她的心照亮了。

在黨的領導下，這一帶的革命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不到一年時間，這裡就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實行減租減息，分青苗，斗土豪。細妹家和其他貧窮的農民兄弟，第一次分得了勝利果實。大家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一年來，細妹和她的丈夫對革命表現得很忠誠，鬥爭也很堅決。因此，黨決定把聯絡站設在他們家里。細妹的丈夫擔任了紅軍的交通員，來往于九峯、峯門一帶；細妹自己就在家里負責招待來往的紅軍戰士，為他們做飯、洗衣、放哨。

革命的火焰，燒得反動派恐慌起來了，於是所有的反動勢力——偽政權、偽保安隊、地主、劣紳等都聯合起來，妄想扑滅革命的怒火。殘酷的鬥爭開始了。

1936年3月的一天，有十幾個紅軍戰士住在細妹家里。不知道是哪個人把這件事傳揚開去了。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敵人就來到青明坳了，隨着“汪汪汪”的狗吠聲，子彈在屋頂上“嗖嗖”地飛着。細妹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開了條門縫，向外張望着，只見東西村口上已經站滿了黑壓壓的敵人。細妹忙把門關上，焦急地對同志們道：

“快，快，敵人來了！”

“在嗎里？”

“已經進村了。”

“進村了？進村我們就和他們拼！”

“不，敵人多，我們少，硬拼會吃虧的。”

不拼又怎么办呢？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兒。突然，細妹好象得到了什么东西似的，說道：

“窜山林！”

她一面說着，一面把后門打开。后門外就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战士們一个个地窜进山林里去了。細妹的心也就放下了。

敌人挨家挨戶地搜查着，什么也沒搜到。老話說：“賊不空跑，不偷扫帚，就拿畚斗。”敌人搜查不出什么名堂来，就把全村的男女群众都抓了起来，用刺刀逼着他們說出紅軍到哪里去了。可是，誰也沒有作声。

“他媽的！你們都灌飽共产党的迷魂湯了，不說，統統枪斃！”伪大隊長瞪着狗眼，厉声威胁着。

人們还是沒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是用憤怒的目光注视着敌人。

“把所有的男人都捆起来！”

伪大隊長一个屁，蝦兵蟹將都忙起来了。不一会，来不及逃走的十二个男人都被敌人五花大綁起来。

細妹气得眼睛里都冒火了，馬上从人群里冲出来，走到伪大隊長面前，狠狠地說道：

“你們吃着老百姓，穿着老百姓，还要来糟蹋老百姓，难道就沒有王法了吗？”

“臭婆娘！你少来管閑事，滚开！”

伪大隊長显然不知道細妹的底細，一面罵着，一面又吩咐部下道：

“把这些通‘匪’的家伙帶回大队部去！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他們就不知道我的厉害！”

話一說完，伪大隊長就顧自上了馬，帶着嘍囉兵，押着十二个老百姓回去了。

敌人一走，全村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呼兒喚夫，哭成一片。

細妹也急得团团轉，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默默地回家来。一到家里，只見屋里东倒西翻，乱七八糟，哪里还成个样子。她見到这副景象，又想起了被敌人捉去的十二个叔伯兄弟，一陣心酸，不由得扑在床上痛哭起来。哭了一陣，仔細想想：哭有什么用呢？哭能解决問題嗎？她覺得應該堅強些，營救鄉親們要緊。她苦苦地思索着，同志們以前对她講的話，她都一句句地記起来了，她想到有个同志曾對她說過这样的话：

“对敌斗争，一要勇敢，二要齐心；方法有硬的，也有軟的……。”

想到这里，她心里一动。現在，看来是用“軟”的时候了，同志們說过：伪保長也可以利用。为何不去找他呢？她急忙走出自己的家門，把这个意見告訴了村里的貧雇农和被捕的人的家屬。大家听了后，覺得細妹講的話有些道理，就聯名向伪保長請求，要他出面到伪大队部去把捉去的十二个农民保釋出来，还答应事情成功后，送保長一百块銀洋。伪保長是个胆小如鼠又愛財如命的人，一來怕国民党，二來也不敢得罪紅軍（紅軍以前警告过他，若有危害紅軍和老百姓的事情发生，就对他不客气），三來还可以得到一百块銀洋錢。他一想，这事情好办，一举數得，落得順水推舟，做个人情，就馬上答应了。

第二天，被捕的十二个老百姓都回來了。斗争胜利了。党根据吳細妹的要求和她的表現，就吸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細妹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掩护同志

反动派的血腥鎮压，当然不能扑灭革命的火焰，但也給革命活动帶來了不少困难——剛建立的苏維埃政权解散了，分得的胜利果实也被地主倒算去了，党的活动不得不轉入地下。村子里面

比較“紅”一點的共產黨員、積極分子，也只得暫時離開家鄉，隱蔽到外面去……1936年冬天，就是這樣一段艱苦的歲月。

細妹的丈夫跟着紅軍走了，她就一個人留下來堅持着黨的聯絡工作。當時，我太平區區委書記李正玉同志因敵人搜捕得緊，不能在村里住下來，細妹就把他安頓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岩洞里，天天給他送飯，還把打聽來的消息，告訴李正玉同志。這些事情，在平時當然算不了什麼，但在那個黑暗社會里，却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稍為有點不小心，出了毛病，不仅要丟掉自己的生命，而且還會給革命事業帶來莫大的損失。但是，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這又算得什么呢？

有一次，李正玉同志叫細妹送一封信到白科窯去。她愉快地接受了。到白科窯去，沿途要經過好幾道敵人的封鎖線，敵人搜查得很嚴，信藏在什麼地方好呢？縫在衣襟里？不行，敵人會搜出來的；放在籃子下面，上面再放上幾十條年糕？也不行，敵人把籃子一倒，餡兒就露出來了。到底放在哪裏最穩當呢？她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穩，沒辦法只得抓頭皮。這一抓，可給她想出一個藏信的地方來了，把信扎在發髻里不是很好嗎！於是，她把頭梳得光光的，把信扎在發髻里，拿了半籃年糕，象走亲戚似的，往白科窯去了。當她走到董家坪一處拐彎的地方，突然，前面出現了兩個敵人。敵人一見她，就惡狠狠地問道：

“幹什麼的？”

“到娘家去。”

“胡說，一定是紅軍的探子！”

“老總，可不能冤枉好人呀，我們知道人家哪裏知道什麼紅裙呀白裙呀。”

“別裝傻，搜！”

兩個家伙一面搜她的身上，一面就賊眉賊眼地看細妹的臉色。細妹的臉色很平常，她一點也不慌張。敵人搜不到什麼東



“干什么的？”“走娘家的。”

西，只好放她走了。当細妹剛跨了三四步路时，后面又傳来了粗声粗气的吆喝声：“站住！”

“糟了，难道露出馬脚啦？”細妹心里暗暗想着，但她仍旧裝得沒事一样，慢慢地又走了回去。

“竹籃里是什么东西？”

“是給我爹帶去的几条年糕。”

“年糕？嘻嘻嘻！”

一个敌人听說籃子里是年糕，乐得口水都險些掉了下来。

“把年糕留下！”

“老总，这……”

“別魯苏，快滾蛋！”

細妹只好低着头向“娘家”方向走去，但她的心里却是挺高兴的。就这样，細妹机警地通过好几道封锁线，順利地把信送到了白科弯。

不久，伪大队长又带着他的喽啰兵到青明均来了。敌人翻箱倒笼，几乎把村子里所有的地方都搜查了，但还是竹篮打水——一場空。敌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伪大队长想了一想，就索性在青明均村住了下来，妄想坐等红军来上钩。

細妹家里也住了几个敌人，这可把她急坏了。她天天要給李正玉同志送饭，敌人住在家里，怎么送去呢？她以为敌人馬上就会回去的，可是，很快地两个白天过去了，敌人却一点也没有走的样子。老李已經兩天沒有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天晚上，細妹翻来复去睡不着。第二天上午，她向鄰居借了点糯米，煮熟后，就捣起年糕来。年糕做好后，她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到伪大队长那里，說父亲得了重病，死活不知，她想去看一看。伪大队长看到她哭得这副样子，信以为真，就答应她去一趟。

吃过早夜饭后，細妹就拿着一籃年糕，又往“娘家”去了。剛出村口，就被敌人的哨兵攔住了。細妹說是大队长答应叫她回娘家去的，因为父亲生病快要死了。哨兵听说是大队长答应她去的，也就沒敢攔阻，讓她出去了。

細妹走了兩里路后，就在路旁的一个竹林里坐了下来，这时天还没有黑，她怕上山去，万一被人看見，那就糟了。坐了一会儿，天终于黑下来了，細妹就一步步地向山上爬去。当她走到山洞附近时，老李剛好在岩洞口等着她：

“呀！你到底来了！”

“这两天你大約餓坏了吧？”

“不要紧，鬧革命嘛，餓兩天肚子有什么关系。你好吧？”

“我，很好。”

接着，細妹就把敌人进村搜查，住在村里以及她如何騙过敌

人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講給老李听。老李听得笑了起来。

敌人在青明沟住了三天，連个紅軍的影子也沒見到，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老李同志在細妹的細心掩护下，在岩洞里住了四十多天，躲过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又从山上回到了村子里。

做 軍 鞋

細妹除了替党做联络工作外，她还担任着村里的妇女救国会主任。在同志們和她的积极活动下，周圍几个小山村里已經有一百多个妇女参加了妇女救国会，除了伪保甲長的家属外，几乎所有的劳动妇女都加入了。

1941年，蒋介石背信棄义，发动了皖南事变〔注〕。浙南地区的反动派也加紧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圍剿”和封锁，这又給我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不仅生活成問題，而且穿鞋也成了問題。数九寒天，游击队还是赤着脚在山上跑来跑去。細妹看見自己的亲人赤脚打敌人，心里实在难过极了，便发动妇救会員做軍鞋。不用几天時間，五十双軍鞋做好了。

山 中 四 个 月

細妹長期为革命事业奔走的事情，終于被敌人知道了。党馬上告訴她要小心謹慎，早点隐蔽。

〔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軍江南部队轉战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帶，深入敌伪心臟，痛击敌人，屡建奇功。1941年，国民党下令要江南的新四軍北上（当时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新四軍遵照命令向苏南轉移，准备渡江。1月6日，新四軍江南直屬支队万余人行軍到皖南茂林大石巴附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襲击，与之激战七晝夜，新四軍軍長叶挺受伤被俘，副軍長項英陣亡，大部分战士光荣牺牲。这就是蒋介石背信棄义，用卑鄙手段造成的“皖南事变”。

1942年2月的一天晚上，伪保安队二十多个人到青明均来抓她。幸亏事先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细妹，细妹就连夜逃到山上了。敌人抓不到细妹，就发起疯来，一把火把她的房子烧掉了。

这时，细妹身边有四岁的一个小孩，肚里又怀了孕，无家可归，就背着小孩，拖着沉重的身子，走进深山密林中。她用双手攀折栎杆，搭起了一个茅草棚，权作栖身的地方；晚上没有被褥，母子俩就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再在身上盖些茅草；没有吃的，就挖竹筒和野菜来充飢。生活尽管非常苦，但她的意志却十分坚强，她更加仇恨反动派了，是反动派烧毁了自己的房屋，是反动派逼得她们母子蹲在野山密林里。她一心想着要为党工作。党也没有忘记她，当细妹从家里逃出来后，党就千方百计打听她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同志们都给她带来了衣服、被褥和粮食，还鼓励她要坚强地斗争下去。从此，细妹又在深山密林里把联络站建立起来。同志们时常经过这里，党的文件也时常放在这里由细妹来保管，党的一些会议也在那里召开。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僻静的深山里，革命的火种仍旧熊熊地燃烧着。

山上的生活困苦极了，粮食一粒也没有，吃的全是野菜和竹筒，有时连这些也吃不饱。可是，细妹还时常把挖来的竹筒，送给游击队员吃。同志们对她万分感激，年纪轻的都叫她“革命妈妈”。这种穴居生活，一直过了四个月，直到敌人从这一带撤走后，她才回到村里来。

不倒的红旗

1948年，形势大转变了，游击队决定攻打敌人的据点——翁山。细妹得知这个消息，非常兴奋，回到家里后，就动员自己的儿子跟部队一道去打翁山。儿子也是个好样的，母亲一说，便愉

快地答应了。不仅如此，細妹还动员了村里其他的十多个青年小伙子一道去。这一仗，游击队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敌人全部被消灭了。細妹高兴得連覺都睡不着。

解放后，細妹也和所有的劳动人民一样，大翻身了。但她知道，革命虽然胜利了，可是这只是万里長征的第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是十分光荣和十分繁重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更应该努力工作，好好劳动，大步前进！因此，她夜以繼日地工作着，劳动着。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她都站在头里，表現得非常坚定，受到了群众的爱戴，光荣地被选为泰順县的老区代表。現在，她正和村里的群众一起为彻底改变山区的面貌而忘我地劳动和工作着，她說：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决不停止工作。我要貢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来参加祖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事业！”

1951年1月22日（年三十）

苏英的故事

刘宝生 梁振明

在浙南泰順縣峯門山一帶的劳动人民中間，流傳着不少关于苏英的斗争故事。

1935年秋天，刘英同志〔注〕和粟裕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紅軍第七軍团挺进师，来到了浙南地区。紅軍每到一个地方，就积极地发动群众，开辟苏区，建立苏維埃政权，进行游击战争。

1936年春天，在刘英同志的亲自指导下，紅軍的地下交通站在泰順釣魚坑的五丘田村建立起来了。这里，四面群山环抱，山上長滿了茂密的蒼松和翠竹，一条蜿蜒的小溪，从村旁流过，发出潺潺的水声。苏英的家就在前面的溪边村，离地下交通站不到一里路。

苏英今年(1959年)已經三十七岁了，身材匀称，一双烏黑的眼珠閃閃发光，为人聪明能干。她生在一个貧农的家庭里，娘家也是紅軍的根据地，所以，她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十二三岁的苏

〔注〕刘英同志，江西省瑞金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紅軍第七軍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任紅七軍团挺进师政治委员(粟裕同志是师長)，后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942年2月被叛徒出卖，在温州市被捕，同年5月18日，在永康县方岩山中壯烈牺牲。